

传教士文献反映的中山粤语两世纪的语音变迁

澳门大学 中文系 罗言发

【提要】本文为得出近两个世纪来的中山话粤语语音变化，对 5 种材料进行梳理和研究。他们分别是传教士文献《伊索寓言》、《英语不求人》、《香山或澳门方言》；近现代学者著作《中山方言》、《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所有材料时间跨度从 1840 年到 2012 年。研究结果显示，两百年来的中山话见组合口字含有 w 介音的字越来越多，（光 k→kw）；臻摄读 un 韵母的字越来越多（津 tsen→tsun）；曾梗摄读 ɨŋ 韵母的越来越多（正 tsɛŋ→tsɨŋ）。还有两个新增韵母 oi（来）、øi（水）。我们发现，这些变化均发生在 1897 年到 1939 年间，属无条件分化，是中山粤语受广州粤语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传教士文献 中山话语音 19 世纪

1. 关于中山粤语语音的研究

近代传教士的资料丰富详实，珠三角的资料更是如此，不利用起来无疑很可惜。

中山市的前身是香山县，县城为石岐，1925 年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而改名。

关于中山粤语的研究，早期阐述中山粤语的书有赵元任(1948)《中山方言》，是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对中山石岐话所作的最早的系统的描写。后来陈洁雯(1980) 硕士学位论文 *ZHONG-SHAN PHONOLOGY: A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Analysis of a Yue (Cantonese) Dialect* 利用《方言调查字表》进行田野调查，并结合赵元任《中山方言》和波乃耶《香山或澳门方言》，对中山石岐话作出分析研究，已有语音简史的意思。林伯松(1997)《中山市志·方言志》对香山各地方言作了充分描写，附有市中心石岐话同音字表，描述共时语言的贡献超越前人。

不过前人对 1897 年以前的文献利用的并不多。本文利用早期的传教士文献，加上自己最新调查，梳理两个世纪以来中山话的变化，并尝试做出解释。

2. 20 世纪以前的记录中山话的传教士文献

- 1) *Esop's Fahles* 意拾喻言（《伊索寓言》1840）pxxi 关于香山话的描述。
- 2) *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英华分韵撮要》1856）——pxvii、xx、xxi 有关澳门和香山音的描述。
- 3) *A Chinese and English Phrase Book in the Canton Dialect*（《英语不求人》1888）——具有香山粤语典型特征的音系。
- 4) *The Hōng Shán or Macao Dialect*（《香山或澳门方言》1897）香山部分。

（1）1840 年《伊索寓言》提到的香山话

Esop's Fahles 又名《意拾喻言》（即《伊索寓言》），该书作者是英国人 Robert Thom（罗伯聃 1807-1846）和他的中文老师蒙昧先生，1840 年在广州出版。书里总体记录的是广州话¹，亦对香山话有一段专门陈述。该陈述是我们发现的关

¹ 《伊索寓言》记录的应该是广州话，该书没有标出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难解之处也在于其臻摄的两类

于香山语音的最早记录。*Esop's Fables* 的前言 xxi 的一段话(原文英文, 笔者译)

一个人在学习广东话时——如果老师是香山县(澳门所在的地区)本地人, 那他就会把山 *shan* 发成 *san*; 水 *shuy* 发成 *suy*; 识 *shik* 发成 *sik*; 锦 *kum* 发成 *kame*; 二 *ee* 发成 *'gee*; 月 *yuet* 发成 *'guet*; 字 *tszé* 发成 *chee*; 富 *foo* 发成 *hoo*; 风 *fung* 发成 *hung*; 回 *ooy* 发成 *wei*; 做 *tsou* 发成 *chou*; 应 *yíng* 发成 *îng!* 还有好多其他字也是如此。单靠不断地练习就可以让读者将其区分开来。²

(2) 1856 年《英华分韵撮要》提到的香山話

1856 年的《英华分韵撮要》里出现关于澳门话和香山话的叙述, 在序言的 xvii 页及 xx 页里有对《分韵撮要》第七韵“英影应益”的语音描述³: (原文英文, 笔者译)

Ying, yik (笔者按: 英益), 就像 *sing, king, quick, wing* 一样。很多这一条目中的字其韵母都变为 *eng* 和 *ek*, 总的音类表中为这些音单独列了一个表, 但是其比例比较小; 在字典主体部分所有常用字都有所提及。在澳门及其周边地区, 很大比例的字韵母都变为了 *ang* 和 *ak* (笔者按: 登得), 如兄、京、明、拧、兵, 其韵母成了 *hang, kang, mang, nang, pang*, 等等。香山人的口音就是因此而在广东话中与众不同的。

Au 欧 (笔者按: 零声母, “欧”是声母代表字), 所有字都没有辅音声母, 但前面很容易带上一个鼻音 *ng* 或 *h*, 或者元音发生改变。香山、澳门以及新安的人会按这种方式改变很多字的读音, 使得听到这些字音的人如果没有看到汉字, 就会去 *h* 或者 *ng* 声母下查找这些字。⁴

Sám 三 (笔者按: *s* 声母), **Shing 圣** (笔者按: *sh* 声母), 沿海地区将声母 *sh* 读成 *s*; 这一语音特点在很大程度上通行于香山、新宁和新安地区, 如 *shui* 水、*shü* 书、*shuk* 熟、*sháng shing* 省城, 等等, 在这一带就会像潮州和厦门方言那样将其读成 *sui, sü, suk*, 以及 *sáng sing*。对这些地区的人来说, *sh* 声母完全就是个“shibboleth⁵”。广东西部的人则将 *sz* 读成 *sü*, 并且将以 *s* 开头的大部分字读成以 *sh* 开头, 这正与澳门的读音相反。

(3) 1888 年《英语不求人》所反映的中山音系

A Chinese and English Phrase Book in the Canton Dialect (《英语不求人》) 1888 年在纽约出版。作者两人: T. L. Stedam 和 K. P. Lee (李桂攀)。该书前言中说明: “本书记录的语言不是‘官话’, 而是大部分身在美国的中国人所说的语言, 即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方言。……标音系统大体上沿用 (Bridgeman) 裨治文和 (Williams) 威廉姆斯的。……这里的注音, 元音和辅音, 均摘自纽约的广东人的词汇。”(原文英文, 笔者译) 由此我们知道书里标的是粤语, 张洪年(2006) 认为该书反映当时的中山话, 我们认为其理据可靠, 音系符合中山话特点, 作者

韵母较混乱, 跟 19 世纪的其他传教士记录的广州话不符。

² 每个音系的特征总结在最后的表格里陈述。

³ 卫三畏多次把香山和澳门放在一起阐述, 可以看出他把香山和澳门视为同一种语言。不过我们认为香山石岐和澳门毕竟相距六十多公里, 一些细微差别应该存在。限于材料, 我们暂时按作者的分析, 先把两地按同一种方言看待。

⁴ 此处的例字在韵母里有显示 (pxvi), 韵母 *Sín, sít*, ……Several of the words commencing with a vowel, as *ín* 言, *ín* 现, *ít* 热, are heard with a nasal or aspirate, as *ngín, hín, ngít*. *Kí*, ……Others having no initial, as *í* 二, *í* 耳 are often heard *ngí*.

⁵ 《圣经》以法莲人的故事。

身份也确实是中山人⁶。不过从书里的陈述可知该书的发音人不止一个，中间或夹杂有香山县较书面的读书音，比如声调 8 个有点难以解释。

《英语不求人》不求人的声母 20 个（塞擦声母只有一套 *ch*、*ch'*、*s*），韵母 53 个（有 1 个 *-i-*介音的韵母），声调 8 个（平上去入按阴阳各分为 2 类）。

（4） 1897 年《香山或澳门方言》所记录的中山音系

《香山或澳门方言》正文记录的是澳门音，而石岐跟澳门不同的地方均加小注，说明石岐的发音，现在把正文和小注连起来，得出 1897 前的石岐音系。声母 22 个（*ts*、*ts'*和 *ch*、*ch'*有对立），韵母 55 个（有 4 个 *-i-*介音韵母），声调 6 个（上声和去声不分阴阳）

（5） 还有 1948（1939）年赵元任的《中山方言》

该书第一版于 194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二版由科学出版社重印。内容提要里说记的是广东中山县东石岐市的方言。第一条小注的说明很重要：“本文的材料，大部分是根据民国十八年（笔者按：1929 年）冬在中山县（发音人程伟任），跟民国二十八年（笔者按：1939 年）在檀香山（发音人刘振光），两次记录所得。”我们根据其最后的记录年代定其为 1939 年的中山石岐话。声母 21 个（擦音只有一套），韵母 54 个（有 3 个含 *-i-*介音韵母），声调 6 个（上去声不分阴阳）。

3. 香山话的历史发展总览

由于文献材料出现哪些汉字无法预料，更无法要求前一本书有的字后一本书必须要有，所以下表的例字多数无法统一。同一个特征我们尽量找同一个汉字作代表，如找不到则找中古地位和现代语音均相同或相近的字来阐述同一特征的变化。

表 2，香山话的五个时期的历史发展

中古地位	1840 伊索寓言 1856 ⁷	1888 英语不 求人	1897 石岐话	1939 石岐话	1987 石岐话	现代广 州话
日疑母细音	η g 二月	η 二月	η 二月	η 二月 ⁸	η (^o g) 二 月	j 二月
溪母开口	--	--	k ^h 犬	k ^h 犬	k ^h 犬	h 犬
非敷奉母	h 富	f 夫	h 夫 ⁹	h 虎	h 父	f 父虎
匣以母细音字	h 珉	--	h 页	h 贤	h 贤	j 贤页
见系开口	--	k 见光	k 街瓜	k 加过	k 加过	k 加
见系合口		--	kw 季关	kw 乖光	kw 瓜	kw 瓜
假摄三等	--	ie 写	ia 写	ia 写	ε 写	ε 写
流摄见系三等	--	--	ieu 求	eu 求	eu 求	eu 求

⁶ 根据张洪年（2006）（《一语两制：1888 年两本粤语教科书的语音研究》）作者之一李桂攀是中山人。

⁷ 此列斜体来自《英华分韵撮要》，卫三畏。

⁸ 把“顽” η w 视作例外。

⁹ 有例外，1897 年的石岐话“回”字读 húüü[hui]。“玩”字读 fán[fan]，现代澳门老人依然有这个读法。

梗摄细音白读	--	eŋ 正	ieŋ 精	iaŋ 请	iaŋ 请	eŋ 请
止开三精组知系	i 字二	i 自几	i 子几	i 子记	i 子几	i 子
止开三帮见系						ei 几
遇合一见系	--	u 估做	u 夫粗	u 乌粗	u 污苏	u 乌
遇合一非见系						ou 粗
遇合三知系影组	--	y 树取	y 如取	y 于趋	y 雨取	y 雨
遇合三端见系						øy 取
蟹开一	--	ui 杯罪 灾谁	ui 杯推 水来	ɔi 来	ɔi 来	ɔi 来
蟹合一非端系				ui 杯		
蟹合一端系				øy 罪水		
止蟹合三端知系					øi 水	øy 水
深摄	--	ɛm 禁	ɛm 金	ɛm 金	ɛm 金	ɛm 金
咸摄见系	--	om 咁	op ¹⁰	ɔm 甘	ɔm 甘	ɛm 甘
臻摄大部分	--	ɛn 身信	ɛn 真津	ɛn 真晋	ɛn 真晋	ɛn 真
臻开三端系部分				øɛn 春津	øɛn 春津	øɛn 津春 顿
臻摄合口端知系	--	un 春顿	un 春准			
梗摄二等文读	eŋ 兄	eŋ 生请	eŋ 生请	eŋ 生	eŋ 生	eŋ 生
梗摄细音文读				ɛŋ 正请	ɛŋ 正请	ɛŋ 正请
梗摄细音文读	ɛŋ 应	ɛŋ 盛	ɛŋ 正			
通摄	--	uŋ 中	uŋ 中五	uŋ 钟	uŋ 中	uŋ 中
遇合一疑母	--	ŋ'五		ŋ'五	ŋ'五	ŋ'五
下阴入的归派	--	归阴入	--	归阳入	归阳入	独立
声调数	--	8 个调	6 个调	6 个调	6 个调	9 个调

说明：1888 年“夫风”读 f、1897 年“金甘”同音、“中五”同韵，可能带有珠海话的成分。

香山话近一百五十年来的演变并不大，只在 1897 年到 1939 年间变化稍大。
声母的变化：（无变化的只陈述，有变化则判断原因）

- 1) 疑母日母全读 ŋ，如“牙二月”，始终无变化。
- 2) 溪晓母字读 k^h 的比广州话要多，如“犬巧霍”，始终无变化。
- 3) 部分云匣溪母字和非敷奉母字读 h，如“父阔贤”，始终无变化。
- 4) 早期中山话部分合口字没有 u 介音，如 1888 年的“见光 k”。1897 年“乖光 kw”均带上 u 介音。说明中山话的 u 介音的范围越来越大。

韵母的变化：

- 1) 早期（1897）的韵母系统 i 介音明显，基本只出现在几个特定的三等韵里。分别是假摄三等（如：写）、流摄三等（如：求）、梗摄三四等（如：请）。到 1987 年时就只剩下梗摄三四等的白读音有 i 介音了。
- 2) 止开三（《分韵》“几纪记”韵）始终没有分化，基本只有一个韵母。如“子几皮”韵母均是 i。
- 3) 遇合一（《分韵》“孤古故”韵，含遇合三非组、流摄部分唇音）独立，不跟效开一（如：造抱）合流。“估做母”韵母均是 u，始终无分化（《分韵》遇合一已与效开一合流，“补保”同音。）。

¹⁰ 1897 年第 167 个音节“急”有小注说“Exceptiton.—Kòp in Shek-k'í.”说明当时石岐区分 ɛm/ep 和 òm/òp。

- 4) 遇合三（帮庄组除外，《分韵》“诸主注”韵）独立，不跟蟹止摄的合口字合流。“如取居”韵母均是 y，始终无分化。
- 5) 蟹合一（《分韵》“魁贿悔”韵）、蟹开一（《分韵》“栽宰载”韵）、止蟹合三非帮见系字（《分韵》“虽髓岁”韵）在 1888 年和 1897 年应已合并，亦即“罪在坠”同音，实际发音和今天的珠海话一样，在 *ɔi* 和 *ui* 之间，可标为 *[oi]*。可 1939 年蟹合一、蟹开一、止蟹合口三等非帮见系字三分，我们认为三分是接触的结果。
- 6) 咸开一见系（《分韵》“甘”韵）与深摄（《分韵》“今”韵）不同，前者是 *om*（如：甘）后者是 *ɐm*（如：金），始终无合并。
- 7) 臻开三读成圆唇 *un* 的越来越多，但一直都没有到达广州（《分韵撮要》“津颀进”韵）的数量。“身信”韵母是 *ɛn*，“春准”是 *un*。此韵母 1897 年时只拼 *ts*、*tsʰ*、*s*（准春顺）四个声母。1939 年拼 *ts*、*tsʰ*、*s*、*t*、*tʰ*、*l*（津秦纯顿盾卵）六个声母。1987 年拼 *tsʰ*、*ts*、*s*、*t*、*tʰ*、*l*（秦臻纯顿盾栗）也是六个声母，但广州话从 1782 年的《分韵撮要》就已经拼 7 个声母，比 1987 年的中山话都要多出一个声母 *j*（如：润）。
- 8) 20 世纪以前曾梗细音文读大部分读 *ɛŋ*，跟一二等读法一样。越到后来读 *ɪŋ*（等于《分韵撮要》的“英”韵）的越来越多。1888 年、1897 年“生请”韵母是 *ɛŋ*，“兄盛”韵母是 *ɪŋ*。1897 年 *ɪŋ* 只拼 *ts*、*tsʰ*、*s*、*l*、*k*、*kw*、*kʰw*、*∅*、*w*（正称锡力迳肩隙莺荣）九个的声母，1939 年已可拼 *p*、*pʰ*、*m*、*t*、*th*、*n*、*l*、*ts*、*tsʰ*、*s*、*k*、*kʰ*、*ŋ*、*h*、*∅*、*kw*、*w*、*j*（病拼明丁听宁岭精清升经倾迎形英毓永影）18 个声母。而且虽然 1987 年中山音在这个类别的归字上已经跟广州音基本一样，但仍有一些白读音读成 *ɛŋ/ɛk* 的，如“逆”的白读是 *ŋɛk*，文读是 *ŋɪk*，足以证明中山的 *ɪŋ/ɪk* 是外来接触的结果。

声调的变化：

除了 1888 年纪录的是 8 个调外，1897 年开始均是 6 个调。1888 年中入归阴入，而后期中入却归阳入。

简而言之，两百年来中山话变化在声母上，*ŋ*、*kʰ*、*h* 均无变化。*k*→*kw* 属于无条件分化。韵母上，*i*、*u*、*y*、*om* 均无变化。*-i*-介音消失。*oi* 韵母无条件分出 *ɔi*、*øi*、*ui*。另外有 *ɛn*→*un*、*ɛŋ*→*ɪŋ* 的无条件分化。中入从阴入转阳入。从材料上看，无条件分化这里均是向广州话靠拢的结果，这些变化均发生在 1897 年到 1939 年间。

¹¹	1840	1888	1897	1939	1987
瓜			→ k		
光		k	} kw		
关		kw			
写				ia	→ ε
来				} oi	
罪			ui		ui
水					øi
真		ɛn	→ en		

¹¹ 说明：例字一般只对应变化年代，具体可参看上表。

津	} un	} øn
春		
生	} eŋ	} iŋ
请		
正		

中山粤语的变化稍大，变化主要来自与广州话的接触。比如合口介音越来越多、蟹摄一等分出开合的区别并与止蟹合口细音分开、曾梗摄细音文读读 iŋ 的越来越多。这些均是向广州话靠拢的结果。下面是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中山话发生的变化。“加瓜” 1897 年同音，到 1939 年“瓜”带上 u (w) 介音；“来杯水”在 1897 年同韵母，1939 年三分（“再罪最”对立）；1897 年“津真”同韵母，1939 年“津春”同韵母。1897 年“请”字读 ts^heŋ，1939 读 ts^hiŋ。

1897	~1939	1897	~1939	1897	~1939	1897	~1939
k 加瓜	k 家过	oi 来水杯	ɔi 来	eŋ 真津	eŋ 真	eŋ 生请	eŋ 生
kw 关	kw 关瓜		øy 水	un 春	øn 春津	iŋ 正	iŋ 正请
			ui 杯				

香山话的语言发展较慢，一个半世纪以来典型的香山型的特点不变。受广州话影响导致一些韵母发生变化，主要发生在 i 介音消失、u 介音增加、蟹一及止蟹合三的三分、臻摄二分，曾梗摄文读洪细二分这几个方面。特别是蟹开一、蟹合一、止蟹合三端知系这几个韵从 1897 年的合并到 1939 年的三分，臻摄读 øn/øt 的字越来越多，曾三等梗三四等文读读 iŋ/ik 的字增多，中入从阴入转到阳入，受外来接触较大。

参考文献：

1. 广东省珠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1，《珠海市志》，珠海出版社
2. 罗言发，2013，《澳门粤语音系的历史变迁及其成因》，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3.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1987，《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之一），广东人民出版社
4.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1990，《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之三），新世纪出版社
5. 张洪年，2006，一语两制：1888 年两本粤语教科书的语音研究，《中国语言集刊》，第一卷第一期
6. 赵元任，1948/1956，《中山方言》，科学出版社
7. 中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7，《中山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81，《方言调查字表（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9. James Dyer Ball. 1897. The Hōng Shán or Macao Dialect. *The China Review* 1896
10. Robert Thom, Mun Mooy Seen Shang. 1840. *Esop's Fahles*. Canton
11. Stedman and Lee. 1888. *A Chinese and English Phrase Book in the Canton*

Dialect. New York

12. Williams, S. W. 1856. *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Cantonze

Changes in the Phonology of Zhongshan Cantonese since 19th Century

Luoyanfa, University of Macau

Abstract: In order to trace the changes in the phonology of Zhongshan Cantonese through the past two centuries, this paper studies five materials, which are missionaries' recordings *Esop's Fahles, A Chinese and English Phrase Book in the Canton Dialect, The Hōng Shán or Macao Dialect*, and modern scholars' works *The Zhongshan Dialect* and *Comparison of Dialec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a*. The time span of these materials are from 1840 to 2012. The result shows that more and more round-mouth characters with *Jian* initials get the *w* medial in Zhongshan dialect through the past 200 years, eg. 光 $k \rightarrow kw$; More and more characters of the *Zhen* group turn to *un* final, eg. 津 $tsən \rightarrow tsun$; More and more characters of the *Zeng* and *Geng* groups turn to *ɨŋ* final, eg. 正 $tsəŋ \rightarrow tsɨŋ$, eg. 正 $tsəŋ \rightarrow tsɨŋ$. And there are two new finals occur in Zhongshan dialect: *oi* (来) and *øi* (水). We found that all these changes happened between 1897 to 1939. They belong to the unconditional differentiation type and are influenced by Guangzhou Cantonese.

Keywords: Missionaries' recordings, phonology of Zhongshan dialect, 19th century

作者简介:

罗言发: 澳门居民, 北京大学中文系方言学博士毕业, 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史硕士,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现任职于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方言学, 音韵学。

地址: 珠海九洲大道中 2123 号格力广场 3 栋 603.

电话: 18063873439

Email: terryluo@gmail.com

